

一九四六中半之法。因地異焉。不耕者少矣。天下屯田八十九萬九千餘頃。官民田八百四十九萬餘。以八十九萬九千餘田。分麗三百一十萬餘之軍人得論軍備活流得亦可謂詳盡二十九畝。八百四十九萬餘田。六千五十四萬人。群聚而耕之。比之軍之所耕。乃其半耳。則是軍之力。盡南畝而民反不逮也。三百一十萬餘之軍。歲食糧三千七百二十二萬餘石。屯田二十畝。除正糧納餘糧六石。八十九萬九千餘頃。通得餘糧二千七百萬石。則是軍之食。軍自給之。邊儲之所運。軍需之所徵。供於民者無幾也。軍多為農。故雖額設數百萬。而不見其冗。食出於軍。故雖歲費數千萬。而不見其匱。城者較蕪於三操。田者講武於隙月。內外相維。彼此互發。兵戎奮。倉廩實。故雖師興數十萬。而不見其難。且有待於他之也。至於今日。軍之存者八十四萬餘。四之一爾。糧之存者三百七十七萬餘。七之一爾。夫兵與食相為贏縮者也。兵冗則食匱。軍既少矣。而糧不見其有餘。食匱則兵冗。糧既少矣。而軍愈見其不足。豈非脫籍者衆在籍者又坐食乎。未墾者衆已墾者又

非脫籍者衆在籍者又坐食乎。未墾者衆已墾者又



粟於坐食乎。二者相須縮則俱縮乎。置八十餘萬坐食之人以臺三百餘萬僅存之粟。故今日之食誠病其寡兵雖不逮於昔亦祇見其爲多也。且以七一之糧而食四一之軍必不能給。是以漕粟鹽引悉取諸民。一旦有急坐食之人團視而不能戰。復驅民兵當之無事。既浚膏血以奉軍之生。有事又塗肝腦以代軍之歿。此法之所以益弊而民之所以重困也。臣愚謂宜脩國家之制。復兵食之舊。有田則不患無兵。有兵則不患無食。有兵食則不患無用。而何待其他。蓋

人四方無擇。而田萬古不移。或侵於蒿萊。或奪於豪

若一 清復恐致紛擾

右。可以往牒求也。今誠未得軍以耕之。明彊畔。給器

具授之貧民。而責其六石之入。而無月糧之費。此與

軍之所耕何損。合一人之入以募一兵。百萬之師。可

指顧得也。屯田憲臣但督子粒。不履田畝。所謂舍其

根而求其苗者矣。至於清軍。丁盡戶絕者。固當結罷。

易名變籍者。則當究原。在伍行核。補伍俟報。雖萬里

之遙。亦一二年可返也。柰何獨付之文墨間哉。况乎

官以清軍爲名。何所不問。隱占縱放之弊。老弱顧倩

皇朝經世一編 葉綱齋集 卷之九 平露堂



之姦。侵削逃亡之罪。實在空缺之數。行部所至。可不稽乎。胡專彼而遺此也。軍伍旣充。然後守城者。屯田者。屯。豈患乎食之不給。乃若有司。抑配必遣壯丁。旣犯明刑。不宜肆赦。豪富之家。寧沒其產。以廣屯樹。教練之法。必如會典。騎射弓弩鎗刀之試。各有式程。官不操練。具問如律。庶乎環列衛所。皆投石超距之士。一旦遇敵。勇氣自倍。亦何待驅不教之民。以蹈必死之地哉。雖然。今之所以重發官軍者。畏擅調而恐折傷也。夫衛與守禦云者。豈嬰城自保之謂哉。從便乘機。剿捕會捕。律則已許之矣。若夫兩關勢不俱完。彼此相當。已足原宥。坐視退縮。乃宜罪之。苟不寬假。人皆顧忌。而以養軍之民戰。彼已養軍矣。

去盜賊

惠州流寇

臣觀有天下者。皆畏夷狄而輕盜賊。豈以夷狄長技。非山澤小氓比哉。嗟不然矣。志不在大。即折膠控弦。不過草竊。苟有異志。荷鉏持挺。非黃馘之匹夫也。况夷狄僻居北垂寒露之野。隔山谷。壅沙幕。天地所以限內外也。侵寇剽掠。天性固然。明烽燧。謹斥埃。斯鳥



獸遁矣。盜賊則瞞我疆土。據我膏腴。利則出攻。不利入保。此腐腸之毒矢。而剝腹之犀刃也。夷狄比之懸矣。臣自結髮。即有天下之志。謂丈夫當以身報主。犁庭掃閭。揚旌萬里之外。以明中國之威。無從也。生長嶺東。日覩盜賊之害。故爲陛下陳之。惠州盜賊垂十年矣。初蓋一二兇豎。弄兵潢池之上。搏之如咋鼠耳。有司爲轉官計。匿不以聞。百姓上變。反擊朴之。於是緣轉瀾漫。蠟毛而起。至於今日。如敗絮之風。按於東而出於西。攻下鄉聚。屠戮老少。俘虜子女。巢據田

宅。驅奪畜牧。芟夷農功。白骨滿山。赤地千里。此仁人之所傷也。陛下幸哀憐百姓。詔各地守官。以講武爲不急。以玩寇爲苟安。將盜賊妖逆。隱蔽縱容。不早撲滅。往往釀成大患。至明聖矣。臣去年五月離家。賊營府治百里之內。破三十餘圍。殺萬人。陛下豈聞之乎。蓋地方之官。心非忠義。志在富貴。其於百姓。不啻若胡越也。惴惴然。所不劫庫攻城。自可數日而遷。故畫隍以外。委以啖賊。而不顧賊。亦明知其意。不向城府日啖百姓。而無嚴如此。是官與賊市也。粵南在



者以爲無傷也

五嶺外明珠大貝。以遠見珍。常爲吏所愛惜。民生其間。以遠易侮。特不爲吏動念。殺戮之禍。甚於非垂。吏加欺蔽。不得與非同被憂恤。賦稅之入。等於中州。田歸盜賊。且與羈縻郡縣相視。蓋悲痛愁苦矣。然在位者必以兵食之匱爲解。臣歸善縣人也。親戚故舊。賊虜多矣。方其平居。一金若無也。一人若無也。至陷賊中。檄俘虜。速贖。不然。且斬。則妻子脫簪珥。骨肉充任。使何者。情之迫而處之周也。以胡越之人。而托兵食之計。匱不亦宜乎。粵之郡惠爲小。惠之邑龍川爲小。

而趙佗則龍川起也。當秦漢時。惠蓋僻陋矣。山海之貨。尚未盡賦。蒲菹之蕩。尚未盡除。趙佗收信天之利。籍罄霍之兵。遂并嶺表。南面稱孤。曷爲兵食患也。况惠官軍外。民兵二千八十六人。有司倍役之。則四千餘矣。城守狼兵。又不一千。正德間。都御史王守仁曰。狼兵之調。非特所費不貲。其殘掠不減於盜。南贛精兵二千有餘。得以大軍誅討。賞罰行之。而惟成功是責。則比大軍之舉。費半功倍。安危之計。豈不以人哉。臣敢效愚策。以備采擇。曰。求豪傑以典兵。嚴刑罰。



以制命。假便宜以重權。慎剿撫以務本。而兵食不論也。何謂求豪傑以典兵。提督兵備。征伐之柄在焉。守令告急。兵備不悅。無為也。兵備告急。提督不悅。無為也。總副以下。視人眉睫。指揮以下。聽人肱臂。又何責哉。今之在位。皆告急不悅者矣。柰何民不枕籍而殍也。二者當擇。宜決資格。求豪傑。必得忠義自許。勇畧素著。欲垂名於竹帛者。而後委用。則見肝腦塗地。其情必迫。兵食匱乏。其處必周。誓不與賊生矣。不然。業舉之子。患失之夫。不敢言兵。則不敢任事。不敢任事。則不敢以聞。不敢以聞。則不敢動。象非欺。故無謀耳。何謂嚴刑罰以制命。爐熾莫辨。崖峭莫窺。何者。探必

焦而窺必隕也。故人畏之。陛下詔巡撫守巡兵備

等官。如再庇惡。嚴門也。按御史嚴行參論。重治益凜

凜矣。今論治者誰也。竊得無可探乎。崖得無可窺乎。

省漢作沈命。法盜起不發覺。發覺而捕。弗滿品者。灰其後畏。誅上下相。以文辭避法。盜賊寢多。今法不至如漢。而人皆欺蔽。則寬之過也。至借彈劾以脫身。因調遷而膺仕。尚謂之法哉。何謂假便宜以重權。龔



遂一郡守耳。猶曰治亂民不可急也。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。蓋用人而拘之。是繫騏驥之足而責千里也。其必重委任。去尺幅。使之展布馳騁。市租可以饗士卒。贖金可以充賞勸。先發而不爲專。少劬而不爲挫。所以解苛細而求功賞也。不假之權而制其命。固難能矣。何謂慎剿撫以務本。招撫之說。古蓋有之。所以待脅染而處服馴。非以媚渠魁而順驚悍也。况乎勝之而撫。則權在我。不勝而撫。則權在賊。權在我。則部置散合。惟吾之聽。權在賊。則喜怒愛惡。惟賊之從。惟吾之聽。則撫永寧。惟賊之從。則胡撫久。叛二者相去。若莛與楹。三尺童子不可欺也。惠州之權。果誰在哉。候騎至。每隻具莫。持以防送。如奉驛兒。翻載而歸。遂名已撫。朋伍不散。刀戟不銷。田人之田。室人之室。攻劫自如。螫毒益甚。鬪之則有不支。訴之則爲妄語。此良民之所以糜爛而惡孽之所以繁滋也。山谷日殺人。里胥日張讎。虛美薰蒸。實禍蔽塞。嗒嗒殘息。何繇至。陛下之前而訴之乎。今得豪傑而用之。嚴賞罰。假事權。誠心而行。相機而動。剿之



足以爲威。撫之足以爲德。庶幾哉。民有更生之日也。人之於身。即其一毛。無不愛者。陛下德同天地。澤及昆蟲。豈重北垂而輕此南荒僻遠之民乎。則欺蔽非也。

省費冗

裁減冗員

臣聞天下之言。雖其至常。而要之不能易者。君子之所不棄也。饑則曰食。寒則曰衣。此兩言者。豈非天下之常言哉。然未有舍食而能濟饑。舍衣而能拯寒。是以雖其至常而不可棄者。費冗務樽節。此亦天下之

常言也。足國之道。無以易此。臣亦安敢舍而不談。以避腐儒之誚哉。管者宋之仁宗。稱恭儉矣。是時賂虜歲費金繒數十百萬。此如子錢之人。責負于門。雖欲貶損而不可得。今天下一家。伸縮操縱。惟在于上。如巨富之室。歲入偶歉。自勉以事家人。節用度。減臧獲。裁額傭。抑子弟。誰敢不聽。雖然在人者。易處而在己者。難割也。詔曰。內府供應。朕加意節省。用自有餘。該部照弘治及嘉靖初舊額。酌量徵派。其以後加添者。盡革。乘輿之際。人所難言也。陛下割之矣。以此



推之。光祿太常之厨役。勲衛監局之員額。勇力工匠之班隊。戚畹內廷之賞賜。豈固不如制哉。弘道德之風。去靡麗之飾。慎起居。斥珍怪。嚴近幸。戒逸樂。享萬邦。惟正之供。以觀示天下。而在人之冗。有可言矣。蘇轍謂害財者三。曰冗吏。冗兵。冗費。兵食之計。臣於修軍政篇已畧言之。吏之冗者。雖更僕未易終也。臣特言其以千萬數耳。仲尼弟子蓋三千人。漢之經師。其從遊亦至千餘。今一學教官必三五輩。其教視古何若。高者乃課舉業。舉業須課之。裁盡削其訓三四千

員。可歲省十二三萬。天下武職踰十萬人。五倍於舊。竭膏脂以養罷駑。非計也。誠宜嚴賞功之格。重此試之令。使官不可輕得。其也。官者軍政治事乃支金匱。領視職掌而止。帶俸者。一給之。有罪科斷如律。開國功臣不失爵。伯亦數公。此何功德哉。五倍之羨。奚啻數百萬也。初建北京。惟設行部。分列六曹。後既定都南京。諸司仍而未革。投閒養望。乃以君之。臣愚以為守備外。并宜裁罷。比於中。都特為雄勝。亦足以控制東南。奠安陵寢矣。蓋有南五遷。不別置官。成



周並建。惟命畱後。無用此大事爲也。况其俸幾二十萬。斟酌裁罷。則所省豈尠少哉。至於冗費。祿米爲甚。先朝諸臣已屢言之。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與知也。而臣則感於古焉。封建諸侯。周室爲盛。周公以功宗之冠。憑叔父之尊。其封於魯爲方百里。燕享朝聘。祭祀征伐。宮室城郭。百官之費在其中。後世子孫。繼爲諸侯。分爲大夫。公田采地。不出於國。漢之謀臣。賢謹主父偃。立衆建之策。行推恩之令。亦使子孫愛禮分地。今天下郡國皆屬朝廷。征伐宮室城郭百官之費。

諸王不與其憂。郡王以下。秩秩繩繩。朝廷兼任其責。此所以有不勝之患也。漢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與內史等凡十五郡。今兩畿兩浙財賦所自出。京師所仰給也。其餘王府州郡。自邊備軍糧吏廩預備造作。與凡典解之不可察者外。悉以付之。初爲均定其制。後雖子孫多寡。并令出入其間。蓋百姓兄弟初均受產。數世之後。子孫雖或不齊。終不損此以與彼矣。聞慶府分封郡王。曾於一萬米內分撥。不知此時奉何例也。天下害財固不止是。特舉一二次。



者以此推之。財用庶可足乎。

闢土田

幾輔墾田

臣嘗讀司馬遷所爲貨殖傳。列致富人十數家。具道  
鹽鹽鐵冶丹穴危茜之事。與王者埒家不訾。津津矣。  
及叙白圭觀變趨時。若猛獸擊鳥之發。必以李悝務  
盡地力先之。然後知遷傷切於世。憤其所爲。未作濫  
而本業衰也。故曰本富爲上。末富次之。此豈昧於大  
較。悅奇勝。惡治生之正道哉。昔窳之人。負郭千頃。荒  
蕪不治。持籌執筭。以爭刀錐。指計僮奴。扼吭而誅其

入。所謂舍萬金之產。而行乞於市也。土田當闢。古今  
諸儒具有論著。大者在唐鄧汝穎。陳蔡許洛。荆襄淮  
楚間。臣未敢論。論幾甸中。古者畿內謂之甸服。粟  
米總銓。於是而出。所以省輸將。便資給也。國家建  
都北平。古爲燕國。燕故諸侯。官闕城郭之壯麗。玉帛  
會同之輻輳。百官萬民之殷庶。何敢仰望萬一。然自  
文公以後。立於疆國之間。北迫蠻貉。內措齊晉。又嘗  
帥師爭馳中原。乘勝逐北。翱翔千里之外。此其爲費  
非微細矣。蘇秦入燕時。東有朝鮮遼東。北有林胡樓



煩西有雲中九原。南有滹沱易水。即今畿內東西所至。視管雖狹。而南有渤海鉅鹿。至于邯鄲濮陽。益兼齊趙之地。長短相互。實亦當之。管者纖悉出於其國。而今盡仰江南。非所以富國息民也。蘇秦謂燕足於棗栗。粟支數年。不言秬稻之事。豈非人謀地利漸乃出哉。臣觀往牒。何承矩耕水田於河北。虞集議海田於京東。脫脫大興營田。西自西山。東至遷民鎮南。起保定河間。北抵檀順。皆從司農佃種欣慕之焉。水泉陂塘之迹。門堰捍築之方。召募教授之法。器具工

之者衆也

國朝墾田之事。數舉數廢。以耗

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, TAIWAN, R.O.C.

作之資。蜃蛤粟米之富。燦然可觀也。按成式法。往智數歲之後。其效立見。此與轉吳會漕潞渚功相。士利相百矣。窮山澤。計毫毛。不贏萬里。而直千里之內。棄而不收。甚可惜也。然出數十萬緡。以為利本。而取息於數載之遠。非富厚之家不能。貧者一日之入。尚不足一日之用。而何暇思乎其他。蘇轍有言曰。賈人之治產也。將欲有為。而無以為資者。不以其所以謀朝夕者為之也。取諸其不急之處。指鹽鐵等。今內帑金。有未用者。所謂不急非耶。且富人之出錢也。度其能

○以○內○帑○屯○田○所○謂○以○無○用○致○有○用○利○無○便○罕○此○者



償且在旦夕。而後貸之。興水利。闢草萊。亦旦夕可償者也。雖然。事議非難。任難。用難。用非難。成難矣。天下之人。每病太怯。不敢任事。事偶相值。謾然受命。而不自量。上雖用之。常有輕之之意。及其未成而奪其業。古之君子。先量其身。而又要乎其君。君能用之。則受命而不辭。不能用之。不敢一日苟然以試。而君亦專責之。事終以濟。按足述也。方冊遐矣。成化中都御史原傑。經理鄖陽。不可稱哉。荆襄迤西沃壤千里。蓬蒿蒿菜。實盡其利。籍流民墾曠土。得戶一十二萬。君相委心。豪傑效職。亦千古之槩也。今朝廷之上。望治如渴。天下之大。獨無一人可使乎。抑洪武初天下土田八百四十九萬。至弘治已失其半。近且司農所入。又多謫焉。不耕之田固不少矣。獨畿內。哉。藩府州縣。雖有農官。孰爲朝廷任事者。富強之道。在任用矣。

理屯鹽

修理屯鹽

臣聞國家治邊塞以制夷狄。修屯鹽以代輸輓。所以立富強固疆圉萬世之利也。然而法相因也。弊相乘



也。察相因之機。審相乘之勢。故弊革而法成也。自成化弘治以來。開中之格廢。而折色之例興。至於今日。穀粟貴而金幣輕。謀國之臣。莫不咨嗟嘆息於洪武永樂間矣。是不可不求其故也。開國之初。士馬盛於北陲。威稜震乎殊俗。驍將勁兵。揚旌萬里之表。旃裘之君。不敢南向而牧。墩臺之內。即堂閨也。當是之時。墾田之令行。而闢地之人衆。富商大賈。耕則徒易集。糴則困易足。豈其人之瞻智哉。時使然也。承平久而武備衰。教令弛而阡陌廢。四野蕭然。千里彌望。糴猶

艱阻。乃欲使之疾耕積粟。以應開中。知其難矣。且商賈之權。孰與縣官。縣官不能號召游閒。除斥荒莽。而責販易小民。以數引之鹽。任萬頃之地。則臣見其勢之不能得也。天下之事。未有辭其勞而享其成者也。廣屯樹厚儲蓄。誠縣官所宜爲者。何必豎賈哉。况管支鹽一引。輸粟二斗五升。今至銀六七錢。十餘倍矣。持此溢羨。以爲勞費。亦相值也。折色豈過乎。即今屯田未能遽復。臣愚以爲宜如丘濬之說。立常平司於各邊。都御史總之。將折色銀發司和糴。以充軍饗。而



後修復屯田。東自遼薊西至甘涼。地非鹼鹵。皆墾治焉。京邊軍自團營乘障外。隱占役放者。悉驅於農。已有月糧。官給牛種器具。行之數年。其入必多。報中上納。將有所取。所謂相因者也。至於鹽課。有可言矣。農人既供賦稅。所餘穀粟。即如丘陵。貿易變遷。縣官不問也。鹽課正額外。所產餘鹽。絲毫銖兩。悉屬朝廷。既無工本以給灶丁。復令附帶以重商賈。亦可見其法之不能行矣。律令益嚴。奸弊益甚。富商大賈。十八困焉。芻粟之上。不免侵敲。勸借之方。又溢例分。斗面火

耗之增加。查盤勘合之滯滯。而又兩地搭配。數世守支。官攢恣其貪饕。秤掣因之上下。賣窩告中。尅之於先。奏求私販。奪之於後。此利之所以益微。而召之所以難至也。臣愚以爲天下鹽課。皆令折色。隨各司上下之鄉。酌以前增減之數。定爲一引。稅銀幾錢。運司徵解。鹽無官私。聽灶丁與商從便貿易。商人給引下場買鹽。官於要津照引而稅。從各行鹽地方變賣。嚴繳退引。商竊於引。目外買賣皆絞。夫正額不失。每歲所產之鹽。皆取而稅。較之召商自賣。不惟勞逸相懸。

此制直截簡易。管管亦管論之。



其獲亦倍。竈丁納銀。無消鎔追償之患。煎熬所得。易於變化。自不逃亡。節日簡易。商人侵削滯抑之困。可少解。法既通融。人鮮爭奪。勢豪專利之心。深惡推剽之虞。不禁自息。日久事定。多餘鹽官。亦可漸省。其守支未盡者。或轉般。或改撥。期一二年。而折色之法。即可舉行。蓄積既多。可以濟屯田之所不及。蓋先王之法。遺於世者。纖悉備至。及其久也。皆不能無弊。審其勢。察其機。而法於是乎可復。苟聽頽壞。莫知其所從起。莫究其所將至。則豈貴智哉。

大將軍戚公請告歸登州序

蔣冕

中國之患。北有胡。東南島夷。棘馬秦城。臨洮至遼東。延袤萬里。控弦之民。不敵南向而牧。後世諱其事。而修其功。遣侯男女。齎五穀百工。成島夷。後世被其毒。而議其罪。國朝防胡立九鎮。自由以東負海之郡。淮浙閩廣。築城置守。盡于珠厓。皆倭以也。可謂聖人慮事者乎。魏鄂宋涼。轉戰逐北。建功萬里之外。矯矯虎臣。將將之善。繇高皇帝。長陵北伐。犁其王庭。而今自臨武節。假諸臣有一可使。惡有榆木川之